写在『旧闻』的背后

司马心

曾为“夜光杯”写过几则“新闻的边上”，但最近读报，新闻不多，“旧闻”却不少。读来有感，于是写这篇“‘旧闻’的背后”。

“旧闻”之一，说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病危，杨振宁远自美国，飞来看他，问起奖金之事。邓夫人许鹿希答，人民币10元，邓稼先更正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是真的，不是玩笑”——因为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总数一万元，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按10元、5元、3元分发。

这则“旧闻”的刊登，意为褒扬邓稼先“不爱财”，如此高风亮节，对于奖金，“总是笑而不语”，当然是一曲“高耸入云的颂歌”。但从这“颂歌”中，从这“两弹元勋”、首推头功的邓稼先，只分到“10元奖金”里头，尤其是从“平均分配、人人有份”的“公平”里头，我们读到了什么？今天发表这则“旧闻”，如果我们不能从邓稼先的“10元奖金”里读出它的“不是玩笑”，反当成“颂歌”来弘扬，“弘扬”的又是什么呢？

“旧闻”之二，是说小平同志的一言九鼎。比如1980年12月，美国留学生兰温蒂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无法结婚，小平同志看到了，于是批示，于是3天后教育部通知北大，允许兰徐结婚；又比如也是那个时候，马寅初先生致信小平同志，请他帮助办理其长孙赴美留学的护照，因为拿不到啊，于是小平同志批示，“教育部处理，对马老的事应照顾些”……

小平同志是亲民的，而我们从这些“旧闻”又读到了什么？一宗跨国婚姻，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能“结婚”，这样的“佳话”恐怕不能再有。至于要个留美护照，还是因为是“马老”，所以要“照顾些”，这恐怕也只能说明“锁国”的尚未“开放”，连小平同志都为之苦恼吧！这“旧闻”的背后，我们也许更应当读到深深的教训。

世象杂谈

写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20年前的另一则“旧闻”——那时开全国人大，河南一位修脚工出身的人大代表，一不提案，二不建言，天天带着工具在会内给人修脚，会过半程，已修脚数十人，于是当时的通讯社发统稿，题曰《开会不忘修脚》，意即“将雷锋精神带入了两会”，使人“如沐春风”云云。

而这“春风”背后，也有人问，河南的选民，选你到北京来开人大，是为了“修脚”么？作为人大代表，你来到人民大会堂，应当于军国大计，建言献策、直言谠议呢，还是埋着头给人“修脚”？“如沐”这样的“修脚新风”，我们究竟如何看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又怎样理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能直至他们的“结构”呢？

“新闻”的“边上”有新闻，而“旧闻”的“背后”更有深意，尤其是旧闻的“新登”，就更要看一看它的“背后”呢。

国际新闻专业三十年

钱绍昌

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邀我回校参加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成立30周年。回忆这30年，不禁感慨良多。

1982年初，中宣部给上外下达一项任务：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新闻记者。上外的国际新闻专业就这样成立了。

为什么要培养精通外语的记者呢？因为在此以前我国的驻外记者基本上都是不懂外语的。过去只有新华社才可以外派记者。在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华社记者实际上就是我国的外交代表，所以驻外记者都是级别较高的干部，而老干部里面很少有精通外语的。中宣部告诉我们，新华社派出一名记者，往往要搭上一名翻译和一个司机。

记者采访得通过翻译，实在太不方便了。若是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的发言人叽里呱啦一通外国话，我们的记者根本听不懂，得请翻译一句一句译给记者听，等到译完的时候，别国的记者早就把新闻稿发出去了。即使是进行独家采访，我们的记者问一句，翻译译成洋文，对方回答一句，翻译再译成中文，这样反复转译，效率十分之低。所以中宣部才下决心改变这情况。

要建立国际新闻专业，首先得有师资。合格的教师全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外英文系的钱维藩教授（1916–1990），那时他已经67岁了。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曾任英文《字林西报》记者，当年是大陆上硕果仅存的英文报纸记者。就请他担任国际新闻专业主任，另外从英文系找了几个教师协助他，我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找我呢？领导说：你是医生，知识面比一般英文老师广一些，就勉为其难吧。天晓得的理由！我本来是教高年级英语精读课，这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

接着就开始招20名新生。先从本校英语系2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挑选成绩优秀的，但生源不够，复旦大学也不给，后来联系到杭州大学英文系，他们同意上外去招生，最后总算凑足了20个学生。与此同时，我这个滥竽充数的教师就只好临时抱佛脚，找了几本英文的新闻原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书籍，拼命往脑子里灌。一边学一边教，实在是又苦又累。更令人遗憾的是钱维藩教授只教了几年身体垮了，不久就撒手西归，教学担子就全部落到我们几个新手身上，真是狼狈不堪呀。

国际新闻专业头两批毕业生除了两名留校作师资外全部被中宣部要了去，分配至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外交系统和高校等要害部门。如今这些人全是重要的外宣骨干，分别担任着领导干部、外交官、教授或是名记者，而留校的两名毕业生张健和郭可已经是上外国际新闻专业的主要教授了。

以后每年一批批毕业的学生迅速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正在我国的国际新闻事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现在位于上外松江校区的国际新闻专业已发展成国际新闻学院。师资充实、学生众多、设备齐全，跟30年前初创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矣。

序跋精粹

记忆是如何被唤醒的？

沈黎

说实在的，妈妈王慕兰本不是一个好静的人。学生时代，妈妈就异常活跃，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不安分，好不容易考进市一女中，没多久，就自作主张转入南屏女中。有时还带头在课堂上调皮捣蛋，搞得来兼职的大学教授都下不了台。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年轻漂亮的妈妈聪明能干，兴趣广泛，反应灵敏，什么话题似乎都能接上茬。小学时代她就念过《鲁滨孙漂流记》，据说还是原版的，初一时就组织演出弄堂版的西洋剧，一时间成了弄堂里的小名人。成年后，不论在什么场合，妈妈从不怯场，自信满满，是因为年轻漂亮？还是天生就有气场？可能都有吧，此刻我想到她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她爱玩，爱热闹，否则小小年纪感觉无聊时，也不会时不时去厨房溜达，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因为那儿保准有人肯跟她聊聊天，宠她用真材实料的面粉糯米过家家，遇到菜场上演夜戏时，厨房里还有人肯肩扛着她，从头看到尾。在“文革”的昏暗日子里，妈妈被发配到干校后，还自找乐子，有一日，她竟“胆大包天”，瞒着军宣队，私下组织几个同事去镇上买水蜜桃，由于同事们嫌她干活不利索，去了反而“碍手碍脚”，干脆就让她坐镇在宿舍，“坐享其成”。

交谊舞盛行时，妈妈曾是舞会上的亮点。她的舞蹈基础是在文工团打下的，虽然从未在团里担任过独舞演员，跳几支交谊舞肯定是绰绰有余的，她在文工团还打下了普通话的基础，交际起来又多了一个法宝。与妈妈相比，爸爸不善言辞，再加上他那一口带有“越南腔”的普通话，早已觉得补拙无望，退出竞争，老友们常戏言“有夫人出面，柔坚就轻松了”。

1998年7月，爸爸突然去世后，妈妈孤独了，有一次突然冒出一句“还是你爸爸好”。为了排解愁绪，妈妈动手写起回忆录，《往事如歌》写她与爸爸相依相伴的45年，书中有相恋的情节，但在这本《唤醒的记忆》里，“水蜜桃”那篇散文虽然短小，却以更浓烈的笔触描述爱情的甜蜜，以前从未听父母说起这一片段，看来有些浓烈的情感还是要经笔端抒发的。《那些人、那些事》追忆父母亲的朋友，说的是“他们”，实质上“他们”中有“我们”。《随风云掠过》可谓是《那些人、那些事》的续篇或补遗。如今的这本书与前三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妈妈开始自觉地以“我”的视角来搜索记忆，从童年写到老年，从家人写到同事，这些多半都是读者预料之中的，可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作者多次在文中用“我与柔坚”这样的序列。我看到以后曾想请母亲换说“柔坚与我”，然而一路看下去后，觉得完全没必要对换，因为现如今她已不再仅仅以沈夫人的身份写书，而是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她所经历过的各种角色间自由切换，深藏在内心的记忆就是这样被唤醒的。

（本文为王慕兰散文集《唤醒的记忆》序言的节录）

数下耳光与三枚硬币

晓麟

前段时间，不少媒体相继报道，有年轻人因在公交巴士上不让座而遭幼儿父母数下耳光以及幼童捡到三枚硬币交到派出所的“新闻”。对此，上海电视台还专门在“夜线约见”栏目，进行了主持人与“专家”的微探讨。

由此引发的“震动”不容小觑。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成人的社会公德，更为重要的是事关娃娃美好心灵的滋养。那为人父母者用一时之冲动愤然甩出的，其实不是奔向不让座之年轻人的“耳光”，而是射向幼儿灵魂的“罪恶之弹”！如此“身教”留给其下一代的创伤，它是再多言教也无法医治、再多时日也无法平复的。反观“三枚硬币”的情景，孩儿给成人们的“身教”，远远大于那些道德说教，也足以让那些以为三枚硬币“微不足道”、以为“小题大作”者汗颜！

由此可见，“为人父母之身教”、“社会人的拾金不昧”都是无法以物质价值来衡量的，精神的正负能量亦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评估的。

湖上春来似画图

群贤毕至

杨永久 篆刻

“石库门”的现代灵性

卢金德

应海海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授，他的姓名与我们这座都市联系在一起，海海也如他所说的一般倡导着海派艺术。

已经有着好多年创作以都市为题材的艺术经历了，应海海把他的绘画视角聚焦到我们这座都市的石库门中，他的油画作品在全国的美展和上海的画展上入选真是很多了，这次又入选了上海美协举办的直觉2012小幅油画展。为什么出现这种艺术现象呢？探究到开放初陈逸飞先生把他对当代海派油画艺术的人文精采倾情在上海周边的水乡小镇时，与我爱读的“五四”优秀散文一样，新文人把他们的启蒙新思想与静心研究的心境在小镇的水乡、石拱桥的农舍中寻找了去处。

然而海派艺术的另一面是都市艺术，应海海说：“我是从小住在石库门，石库门的格局对现代美的姿态很有一种都市的韵味，虽与江南的水乡小镇不同，然意味异曲同工，石库门更追求一种现代情趣，美在现代设计的意识中。”可见你要创作一幅以石库门为题材的画，没有现代的审视与色彩的修养，你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创作。

我看过应海海好多这类题材的创作，它们启发着我对于都市题材绘画的研究。画都市题材很难，其间几何图多，故事少，难引人入情。应海海将曲径通幽的意境置于晨曦、晚霞的石库门中。这样石库门的身影就有牧歌之美，你有修养，你完全可以从应海海创作的石库门中见到在有限的空间中，主人有情有趣有效率忙碌的现代身影。又可见午后主人在各自的客厅里静幽地休憩，偶尔也听得邻街的窗棂中传来的小提琴的悠然的旋律。更见主人忙碌了一天，在灯下捧着书静心地读书。忙碌、悠然、进取就是石库门的现代色彩。

这就是应海海创作的石库门的现代灵性的去处。应海海长期将自己的创作关注都市的石库门，就是体验到现代的发展，今日城市都是高耸的摩天大楼，这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化，然而昔日的石库门也是都市文化中充满现代生活情趣的去处，你置身其中可体验到牧歌式的庭院在现代精致的设计中繁杂躁动时刻，小空间呈大现代情趣，精明雅致，这样的时空就将自然美传承进入现代，这也是应海海油画的风格，显现着现代海派油画的新风。

一个宁静的下午（油画） 应海海

十日谈小启

尾牙一说源自台湾，原指腊月中旬的祭祀活动，现已成为公司年底聚会的代名词。尾牙宴是企业提高凝聚力、犒赏员工的好机会，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丰俭，这顿饭能吃出人情味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参加十日谈征文，把你在尾牙宴上难忘的经历给其他读者分享。投稿邮箱：xwq@wxjt.com.cn。

静静的“好望角”

陈德平

此“好望角”并非大西洋上那云诡雾谲、神秘莫测的非洲好望角，而是无锡太湖边上的大箕山伸向湖中的一角。因此处与湖中三山岛遥遥相对，凭栏望去，湖中景色尽收眼底，成为山上观赏太湖美景的绝好佳处，凡上大箕山者必去此地一饱眼福，“好望角”便由此得名。

大箕山，坐落着华东疗养院。山中秀美幽静，绿树、竹林掩映处散落着幢幢别墅和错落有致的小楼房。据说当年毛主席曾在此下榻过，如今随着对外开放，这个往日接待重要党政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的疗养胜地已成为集健康体检、疗养康复等一体的医疗保健服务中心，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员来这里稍住几日，体检兼休闲。

那日，在萧萧寒雨中上得山来。大概已近年底，体检者寥寥，山中人影稀少，有些落寞。一整天雨下个不停，晚饭后无处可走，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天下起了雪来，先是颗颗雪粒，后飘起了朵朵雪花。在飞舞的雪花中，山显得更寂静了。没想到中午时分，雪竟停了并很快消融。

下午无事，便独自沿着林中小径直奔“好望角”。雪后湿冷冷的空气如洗滤过一般，格外清新。穿过如华盖的樟树林，一阵樟香袭来，眼前顿觉一片开阔，“好望角”已到跟前。可这里既不见往日拍照观景的人影，也听不到林间鸟的啁啾，栏边那几株曾鲜花盛开的树木只有光光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极目望去，浩淼的太湖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泛着微微的波光。多次到过“好望角”，今日却空无一人，独自徜徉，这也正好应了心中寻找静谧的心境。我干脆踏着石级走下山去，径直来到湖边几块突起的礁石旁，零距离观赏起太湖来。

也许刚下过雪，太湖更显得浩茫，往日触手可及的三山岛也似乎有些遥远，天际间，只有几只海鸥在翱翔，剪出道道英姿。此时，从湖中吹来的风带来阵阵寒意，透过岸边丛丛枯黄的芦苇，却见一群野鸭在欢快地嬉水；不远处，一艘游轮载着游客正缓缓地向对面的三山岛驶去，看来这世界上的许多热情并未被寒冷所驱散。

蓦地，一只海鸥向兀立在礁石上的我直冲而来，快近跟前猛又掉头而去，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我不知道它是在炫耀它的飞行技能，还是突然发现我这个不速之客想探个究竟？抑或，它把我当成“好望角”的一景了。面对水天一色的太湖，蓦然间，我感觉已与之相融，有种古人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这一刻，世间的喧嚣和纷繁渐渐远去，经日的累赘被抛却，生命仿佛停止，这风景中有我，我也成为风景。无疑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站在这隆冬的“好望角”，凝望太湖，使我产生无比美好的遐想，心灵得到了宁静，人生的前方多了许多亮丽。

十日谈 人文地图

茶马古道上的沙溪镇，一个美丽的地方。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